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康德学述

郑昕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康德学述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印书馆文库

康德学述

郑昕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2820 - 2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张 8 1/2

定价：18.00 元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 1897 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

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年10月

重印感言

齐 良 磨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重印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1946年初版),让我谈谈感想。

郑昕先生是我学康德哲学的老师,也是同我年岁相差不多在旧社会念大学的一些同志学康德的老师,又是解放后进大学当前在全国各地的好多哲学工作者学康德的老师。我们想起郑昕先生,必定想到康德;说到康德,必定想起郑昕先生。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是联在一起的。郑昕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远渡重洋去康德祖国攻读深入堂奥的康德专家。郑昕先生为介绍康德哲学贡献出毕生力量。

面对着《康德学述》,往昔情景不禁漂浮心际。我第一次见到郑先生是1933年秋天在沙滩北大红楼四楼临街的一间教室里。身材魁梧,恐怕是因为刚从德国回来吧,穿的是一身国内少见的黑色西装,更显出一位古典哲学学者的深沉风度。当时正好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我们一年级同班四个人(解放前大学里学哲学的很少)就是他第一次上讲台的听众。课程是必修课的“逻辑学”。有趣的是听了整整一学期没有听他讲起概念的内包、外延以及三段论式等等,更不用说逻辑的运算,他一次一次地总是在讲认识、对象、素朴的反映论等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刚进大学,西方哲学知识不多,听了觉得茫然,抓不住要领。不仅“逻辑学”是这些内容,“认识论”课的内容也差不多,后来听了他讲“康德哲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年级时我们听的已经是康德的“先验逻辑”!

恐怕谁都承认，郑先生讲康德，满腔热诚，难能可贵，令人萦怀难忘。甚至可以说，他的态度近乎虔诚。可是，回想起来，与此相映成趣，更可贵的是他又不只一次地向我们赞扬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说它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尽管他无意向我们介绍列宁的观点。对《唯批》的赞扬跟他早就与革命志士有交往并接触到进步思想分不开。一个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里所表现的矛盾在他特别突出。在当时的课堂上，赞扬列宁的《唯批》，也了不起。当时的青年，听老师赞扬列宁的书，不禁对他另眼看待，好像增加了敬意，有趣的是在这里却好像联带着增强了他反复讲解的康德哲学的吸引力。

1937年春，郑先生指导我写了一篇有关康德认识论的毕业论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北大去昆明，我从日军铁蹄下的北平离家出走，辗转去昆明进西南联大哲学系工作已经是1941年了。那时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苦闷的青年寻求思想上的慰藉，渴望求知，康德哲学课堂不像在北平时那样冷清了，他讲起来兴致更浓。三本批判轮番讲，我抽出时间又当起旁听生。大约1944年以后，我们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一幢陈旧的小楼里，他在二楼，我在三楼，得以不时请教，也不免闲谈。正是当时，他坐在那间用薄板隔开的大小不过六七平方米的昏暗房间里，桌上纸笔之外只有一两本书，也许还有一叠讲稿，脚着烟斗，仰面沉思，随想随写。我扰乱了他的思路，但他总是高兴地接谈，谈的很自然就转到他正在考虑的问题。这样连续好几个月扎入康德哲学里边，设身处地，深思熟虑，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本《康德学述》。

郑先生所以对康德哲学精髓了如指掌，与他功力之深分不开。他去德国多年，先在柏林大学，后去耶那大学。不清楚为什么离开柏林去耶那，猜想可能是为了求教于新康德派大师布鲁诺·包赫

(Bruno Bauch, 1877—1942, 西南学派李凯尔特的学生, 从 1911 年一直是耶那大学教授, 著有《康德》、《真理、价值和实在》等书)。在包赫教授指导下研究三年。从 1933 年起在北大专门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翻开他的藏书, 不管是柯亨、那托尔普的书, 还是菲舍、文德尔班、李尔的书, 更不用说康德著作, 一页一页字里行间的铅笔线条, 还有页边上密密麻麻的随记, 足见用功之勤。

不过, 正由于功底深厚, 《康德学述》才不容易读懂, 正如康德哲学原来就很难一目了然。但是, 这本书必然会在对康德哲学有初步知识的读者中间引起莫大兴趣。多读、细读一定会不断有所了悟, 因为作者几十年的工夫是把读者引进门槛的很好保证。当然, 对今天的读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几近于常识, 引进门却不得其道而出, 是用不着顾虑的, 这一点我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同志有同感。

遗憾的是郑昕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因此, 这本《康德学述》更值得珍视。它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这是一位进步学者为人民留下的仅有纪念, 让我们学习他几十年如一日作学问的谨严不苟!

目 次

弁言	1
谈哲学(代序一)	3
从希腊,文艺复兴,说到康德的唯心论(代序二)	9
一 康德对玄学之批评	15
前言	15
本论	16
上篇 玄学之由来: 对象原则种种	16
现象与物如的分别	16
释物如	17
玄学怎样产生的	18
经验的方向	18
经验的方向与玄学	19
玄学之对象——“先验的幻象”	20
玄学的原则	22
下篇 各种玄学系统及其批评	24
三种理念	24
三种玄学	24
甲、心灵玄学(理性心理学)及其批评	25
心灵的本体性的诐论	27
心灵的单一性的诐论	28
心灵不灭的诐论	29
心灵的人格性的诐论	30
心灵的理想性的诐论	32
“心理学问题”的出路	35
乙、宇宙玄学(理性的宇宙论)及其批评	38
关于宇宙量的争执	40

关于宇宙内容的争执	42
关于宇宙秩序的争执	43
关于宇宙存在的争执	44
理性的宇宙论可能么?	46
理性的宇宙论里的假矛盾命题	49
丙、“神道”玄学(理性的神学)及其批评	52
本体论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54
宇宙论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55
自然神学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56
二 康德论知识	61
上篇 总问题及时空	61
I 纲论	61
一、现象与本体对立的假定	64
二、感性与悟性对立的假定	64
三、悟性与理性对立的假定	65
四、理论的理性(自然)与实践的理性(自由)对立的假定	66
II 问题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或从纯理性 来的知识如何可能?)	67
一、“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	69
二、先天综合判断	70
三、数学的判断, 是先天综合判断	71
四、自然科学(物理学)里基本的假定, 都是先天综合判断	72
五、玄学命题是先天综合命题	74
III 空间, 时间, 及其“体”, “用”	74
A、先明空间时间之“体”——“形上的”讨论空间时间	75
一、空间时间非经验的观念, 而为先天的观念	75
二、空间, 时间, 不是概念, 而是直观	77
三、空间时间是唯一的, 无尽量的	78
B、空间, 时间的“用”——先验的讨论空间时间	78
C、“空间时间即在吾心之观念”	83
D、空间时间的“先验的理想性”及“经验的实在性”	85

中篇	89
甲、改造的范畴	89
乙、范畴的“体”“用”	113
范畴的先验演绎(按第一版申说)	120
创造的想象力与范畴	127
范畴的先验演绎(按第二版申说)	131
范畴的致用(图式说)	151
下篇 知识的基本原则	154
一、本质常住的基本原则	168
二、按照因果律之时间内的继续原则	177
三、交互(影响)的基本原则	197
经验思维底设准	207
附录 真理与实在	223
(一) 引论	223
一、真与实	224
二、“思”与“在”	224
三、几种对象——实在的与不实在的	225
四、思维,认识与错误	227
五、几种判断举例	228
六、有效性与效准	230
(二) 真理问题	233
一、真理,效准及事实关系	233
二、真理与思维,矛盾法的试用	236
三、第三境界	239
四、真理与错误是平列么?	241
五、真理与对象	243
(三) 实在问题	244
一、实在问题的外形剪影	244
二、论感觉,客观思维,实在之连锁	249

弁　　言

是书成于乱离中之读书杂记。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为文，或可为《纯理性批导》一书之提要与诠释；谓为述学，殆犹过也。抑此学之在吾国，犹为一未耕之园地，吾人但求会悟而得其真，然后再视有无“新”哲学途径（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故虽了无创意，亦汇集问世，以利初学。康德之学，博大精微，且行文艰涩，说之者复纷歧浩繁，苟有人焉，肯为此作长编，一如焦里堂氏之于孟子，其学术价值，诚未可衡量也。

本编取材，除康德之《纯理性批导》及《未来玄学导言》外，有下列数书：

Windelband,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Rogers, A Studen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Fischer, Immanuel Kant 2 Bde.

Kroner, Von Kant bis Hegel Bd. I

Riehl, Der Philosophische Kritizismus Bd. I

Caird,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vol. I

Paton,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2 vols.

Apel, Kommentar zu Kants Prolegomena

为随己之所好摘录者。至：

Cohen, 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

Bauch, Immanuel Kant

Cassirer, Kants Leben und Lehre

为获益最多之书，均弃置平津，只能随心之所记，有所采录。书中所集各篇，除康德论知识之中篇及下篇，尚未经发表外，余均已在《学术季刊》发表者。各篇既非一时之作，亦未能合而观之，其内容重复，不匀称与用字不一致之处，势不能免，冀能于再版时有所损益。附录一篇，曾载《哲学评论》，大体依附以下三书：

Bauch, Wahrheit, Wert und Wirklichkeit

Anfangsgruenden der Philosophie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

不敢掠美。代序两篇，系为昆明《云南日报》及《中央日报》所撰之《星期论文》，均未能一一向原印者请求重印，是所憾焉，一并于此纪之。

民国三十四年秋时客云南

谈哲学(代序一)

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学问，它不象科学，能显著的致用，所以它常被人所忽略；它所研究的是关于宇宙和人生一些根本问题，又觉得它不可须臾离。它有时被尊为“普遍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是它的支部；有时被贬为“坏的科学”，为科学的渣滓，好象科学发达了，哲学便没有存在的余地。对哲学作这类毁誉的人，都是既未明了哲学的性质，也未明了科学的性质。哲学的价值，不因为有“不虞之誉”而增加，也不因为有“求全之毁”而减少。

哲学是什么？颇不易说。因为各家各派见仁见智不同，很难有一致公认的界说。按希腊原字，哲学是“爱智”的意思，有人遂称它为讲“宇宙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的学问。我们权且按照这个定义来谈谈哲学。

哲学虽以获得宇宙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为目的，但达到这个目的，却不是一件不费气力的事。第一步要从怀疑常识和破除成见入手。我们先不要谈宇宙，暂就日用的这张书桌谈谈，看我们对它怀了多少成见？能有多少智慧？

我们平日对于这张桌子的存在，当然不会发生疑问，它是一件木头做成的，有一定的形象，一定的颜色，四条腿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的任务是“格物”“致知”“穷理”，它第一个问题是“桌子是实在的吗？”这个问题好象很唐突。其实我们只要思索一下，便知道，说桌子是实在的，不外是说：我的眼能见（视觉）它，它有一定的颜色；我的手能摸（触觉）它，它是光润的或粗糙的；我的鼻能嗅（嗅觉）它，它有一定的气味等等。除非我们用感官的视觉，触觉，嗅觉

等等去接触它，我们不能对这张桌子有所“知”。然而单凭感官，我们便能认识它吗？又不尽然。我所见的桌子有颜色，所触的桌子是光润的或粗糙的，所嗅的桌子是有油漆气味的。换句话说，我对桌子只有颜色的感觉，光润或粗糙的感觉，油漆气味的感觉。但我所见的是桌子，而不是颜色的感觉，所触的是桌子，不是光润或粗糙的感觉，所嗅的是桌子，不是油漆气味的感觉。我们平日的成见，以为我们对于这张桌子有视觉，便是我见这张桌子。这显然有困难。因为对于这张桌子的视觉，你的，是桌子的那一面，我的，是桌子的这一面。同时我的视觉，你的视觉，也因为时间、地位、光线等等有变化，而我见，你见这张桌子，是说见这张自同一的，实在的桌子；视觉所及的桌子，只是桌子的某部分，二者有很大的分别。如果由视觉扩充到别的感觉则困难更要增加，我不只看（视觉）这张桌子，说它有一定的颜色，同时用手摸（触觉）这张桌子，说它是光润的或粗糙的，用鼻嗅（嗅觉）这张桌子，说它有油漆气味。视觉、触觉、嗅觉各不相侔，我们怎样知道所视，所触，所嗅的是自同一的，实在的桌子？颜色的感觉，光润或粗糙的感觉与油漆气味的感觉，有什么方法比较？我的视觉、触觉、嗅觉与这张桌子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权利说：我对它有视觉、触觉、嗅觉，便说我认识这张桌子？你现在问我摆在我面前这张桌子是什么？我可以凭借我的感官的感觉描写一次给你听：它有某一定的颜色，是光润的或粗糙的，是有油漆气味的等等。它究竟是什么呢？我现在还不能说。或说：感官对于桌子的认识，是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的条件。

我们对桌子的认识，还另有所凭借，凭借空间、时间、本质，因果一类的概念去认识。桌子既是可视、可触、可嗅的东西，它当然不是空间、时间以外的东西。它总是占空间的，有它的不可入性，有它一定的形象，广延等等。它总是占时间的：桌子和它的前身

(木料)是先后存在，桌子和桌上的书籍是同时存在，桌子这一面和那一面是同时存在的。拿掉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根本不能有桌子这回事。再就我们对于桌子的知觉说，知觉永远离不开时间，永远跳不出当前的霎那。“同时”和“先后”，是时间主要的标帜，单凭知觉，我不能说太阳和地球同时存在，不能说西山和翠湖同时存在，甚至于不能说桌子的这面和那面同时存在，一切都随我的知觉流去，我把握不住任何事物，我只有心中的霎那，霎那是无法把握的，说霎那时，已经过去，好象有过去，将来，而无现在，没有现在的世界，成何局面？没有现在的桌子，何从认识？我们也不能有“我见这张桌子”“这是一张桌子”一类简单的命题。

我们不能离开空间时间谈桌子，然设想空间时间内没有桌子，是可能的。那就是说：空间时间比桌子根本。空间时间虽不为知觉的对象，却是我们知觉事物的条件。不是事物本身具有空间时间的性质，而是你我加到事物上去的理想的标准；我们凭借这个理想的标准(时间空间)去认识事物。

我们即在日常生活中也相信物是许多不同的性质组合成的。譬如白是性质，甜是性质，白和甜都是实在的，而彼此不同。但一块糖可以同时白而甜。白糖是物，白与甜是同一物的性质。我们说性质“附丽”于物，物为性质的“负载者”。无性质便无物，物不能无性质，白糖块无甜与白的性质不成其为白糖块，白和甜的性质，又得附丽于糖。分开来说，白的性质，可以附丽于马、雪、玉、人，成为白马、白雪、白玉、白人。甜的性质，可以附丽于瓜、果、蜜、酒，成为甜瓜、甜果、甜蜜、甜酒。所以每个性质，都是物的性质；而物必有其性质，才成其为物。抽掉物的一切性质，在感官内所呈现的物，亦即消逝，剩不下那个性质的“负载者”，所谓“负载者”，不过是比喻的说法，表示性质有所依附而已，用哲学上术语说，物有它的“本质”(“物自身”)，有它的“附性”(性质)，本质蕴涵附性，附性依

附本质。所以将各性质加起来，不即等于物的本质。本质者，是综合诸性质的纯概念，它并不是性质后面或里面的实在体，它是我们的理性所加于这一组或那一组的性质者，是这一组或那一组的性质所附丽或依附的“理”或“形式”，或说它是这一组性质（如颜色、光润、油漆气味等等），或那一组性质（如白、甜等等）之能组合为这一物（如桌子）或那一物（如糖块）之理由。

凡物必有其性质，其整个的性质，我们称之为物之情形。关于物之性质的蜕变，我们也说物之情形的变化。任何变化，都有它的原因，宇宙间没有无因的事物。人类的知识，主要的是按照因果的线索，去说明经验中的事物。因果律是哲学上聚讼的问题，我们不想陈说各派人的论据。如果能了解“本质”的意义，便不难了解因果律的意义，它和本质一样是一个纯概念，它加给在经验里先后发生的事物以必然的联系，使我们从经验里的事物，获得普遍有效的知识。拿桌子例来说：木匠心中的计划，他的肌肉的活动，桌子的分子运动，万有引力等等，都是决定这张桌子存在的因素，是它的“因”。严格的说，凡是时间上先乎这张桌子存在的“事”，都直接的或间接的为它的“因”。只有将所有的在前发生的“事”（因）都弄清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才能充分的说明这张桌子（果），桌子又是无数量的事的因。宇宙间的事物，便是这样在因果的关系里紧迫关联着。这个关系网任何一环中断，当前经验里的事物，便得不着充分的解释。我们凭借这个纯思想的概念去无穷尽的推广我们的知识。我不说桌子本身包含因或果的成分，我只说因果的原则，是我们了解关于桌子的经验的形式，我并不是将因果的概念加到桌子上去，只将这个概念加到关于桌子的经验或知识上去，在经验界碰不到所谓“第一因”，所以知识也永无止境，我们可以不停息地作格物，致知，穷理的努力。

“桌子是实在的么？”其实在性何所依据？曰：依据感官的感觉